

1992 年七月一日至 1998 年六月三十日，整整六年，一天不多也一天不少，我擔任「蘇黎世華人基督教會」的全職傳道。這個教會不屬於任何組織和宗派，我沒有被按牧，也沒有人給我按牧，教會裡面有來自許多不同地方的華人（中國、香港、台灣、澳門、越南、柬埔寨、寮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也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基督徒，有安息日會、真耶穌教會等，但有越來越多的人是在瑞士信主的華人，其中來自中國的知識青年占大多數。

在蘇黎世的六年，起初的四年我住在老房東胡伯的女兒家中，那是個地下室儲藏物品的房間，嚴格地說是不適合出租給人居住的，但是我還有工作證和居留證的問題，也沒得挑。蘇珊娜的丈夫是蘇黎世工科大學的教授，她自己是個音樂老師，也曾經當過護士，因此，他們可以說是上流家庭。那是一棟獨立的兩層樓房，位於山坡上，有個院子倚著山坡也有上下兩層，我雖是住在地下，但是這層的構造一面是在地底下，另一面還有個向外開的窗戶，可以看見很多蘇珊娜種的莓子和花朵。那個地方距離蘇黎世不遠，叫做濱梓（Binz），但是公車卻每小時只有一班車，約半個小時到城裡。除了一個賣牛奶的小店每天營業幾小時外，整個村子只有一間餐廳，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公車反向坐到底，就到山下的格來芬湖（Greifensee），是個優美的自然保護區。

蘇珊娜對我很好，起初我總認為她多少是因為我曾經照顧她母親的緣故，後來，我們漸漸彼此認識了，他們真的對我很好。第一年聖誕節發生一件事，有一天我收到父親寄給房東夫婦的卡片，我心想：「爸爸不知道寫些什麼」，卡片也沒有封，我就偷偷打開來看了，然後放在大家約定放置信件的小桌子上。等到蘇珊娜回來，她說：「妳父親寄了卡片來，妳看了嗎？」我怎麼可以看別人的信！我立刻回答：「沒有！」那天晚上，我感覺自己欺騙了人，心裡很難過，我是神的僕人，我不能夠這樣做。隔天，我上樓告訴他們：「對不起，昨天我說了謊，我父親寄來卡片我看過了。」對我來說，只是放下心頭的重擔，他們許多年後對我說：「那張妳父親的卡片，使我們很驚訝地發現，台灣居然有人比我們瑞士人更有道德。」那個小小的道歉，改變了他們對我的看法，也使他們後來替我賣力爭取工作證，連帶造福了華人教會。認錯影響之深遠絕非我們能想像得到。

起初，在一次單獨在德國的旅程中神感動我留在瑞士牧養教會，我後來和華人教會的幾位弟兄姊妹分享我的感動：建立教會，登記立案，請我作傳道人，也都沒有攔阻。但是，瑞士政府那裡，工作證是個很困難的關卡。神學院來自韓國的同學金姐勸我：「妳不可能得到工作證，我們韓國教會比你們華人教會大，人力和錢財都比華人教會多，我替我們的牧師辦工作證，我去蘇黎世勞工局不只一百次，我們還是得不到。我看妳，還是註冊當假學生，或是嫁個瑞士人，才能當傳道。」我對她說：「神給我的感動那麼明確，如何解釋？」她答不上來。

我的工作證申請在 1992 年四月送入蘇黎世政府勞工局後，許久都沒有下文。我還是在

1992年七月按照與教會簽訂的合約開始我的傳道工作，每三個月延長暫時的居留，奇怪，有的像我這樣等工作證很久的人都被政府趕走了，要他們先回國，等到有工作證再來，然而我每次都順利得到延期。到了十月，瑞士聯邦政府寄了一封信到蘇黎世市政府，拒絕了我的工作證申請。當我們十月八日得知這個結果，我心裡感覺回台灣無所謂，但是在信仰上，好像上帝帶著我們這一群人去撞牆，為什麼我信了那麼多年，從來沒有一次差錯讓我深深信賴的上帝會讓這樣的事發生，我的感動呢？那麼清楚的感動如何解釋。那個週末我去巴塞爾華人團契參加查經，他們說：「留在瑞士太辛苦了，上帝要妳回台灣。」隔天，十月十一日我到伯恩華人團契講道，題目是「禱告會碰見的困難」，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忍耐到底講完這樣的題目。晚上，我才告訴他們我的工作證有問題，沒有想到楊弟兄帶頭大有信心地告訴我：「神的應許絕不落空！」伯恩團契發起，要巴塞爾團契聯合，與蘇黎世教會合作，一起向政府提出抗議。這件事，居然成就了三個地區更加的團結，神的手實在奇妙。後來，因為蘇黎世政府本身還有決定權，勸我們暫且不要抗議，以免成為三個地區的事情，蘇黎世政府就無權處理，又回到才拒絕我們的聯邦政府，等待蘇黎世政府的判決比較好。

十二月份，我打電話問勞工局問不出結果，他們一聽見外國人的聲音就不想和我說話，房東太太蘇珊娜為我打電話，一路打到勞工局長的辦公桌，厲害吧！那個局長說，他們不知道這個華人教會是否為邪教，要請國家教會調查調查，再作決定。由於我讀的神學院不屬於國家教會的體系，我們華人教會借用活動的教堂也不屬於國家教會，蘇珊娜感覺我的情況非常不利，當晚，她為我寫了一封信給國家教會，力陳我在此工作的重要性，瑞士政府既然讓許多華人住在這裡，就應該讓他們有信仰的權利，有自己的教會，有自己的傳道人。這個工作是瑞士人不能取代的，一定要華人自己擔任，而我受瑞士的神學教育，品格優秀，是最佳人選。蘇珊娜當時正好有一隻手受傷，這封信是用一個手指頭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在打字機上敲出來的。我感謝地不知道如何說才好。

果然，1992年一月，國家教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開始訪談我們的宣教士梅牧師師母，再來就是與我個別談話考核。那天，我好緊張，生怕自己的德文不夠好，感謝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曾經在台北紅十字會工作，對台灣很有感情，加上他是個法國人，德文對他也是外國話，我們談得十分愉快。他寫了對我很有利的報告送交國家教會，第二次由聯邦政府那裡派了人來，四人與我對談，感謝神，談完話，那位看來官銜最高的負責人站起來親切地對我說：「我以基督耶穌弟兄的身分告訴妳，我支持妳和華人教會。」他一這樣說了，其他三個人，人人都這樣表白。他們又合寫了一份報告送交蘇黎世勞工局，我的工作證在三月得到核准，四月份我收到居留證，五月，我就高興地返鄉探親，這是1989年出國後第一次回家。我們的神是奇妙偉大神，在祂沒有難成的事情，祂的應許從不落空。

我牧會的理念最注重「探訪」和「講道」。

「探訪」才能認識人，才能了解人的情況和困難，才能從信仰的立場提供陪伴、安慰、鼓勵、勸勉和實際上的幫助。我每個星期有三到四天都排定了探訪的行程，我不只探訪

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的人，我探訪一切願意接受我探訪的人，大多數的家庭都是華人的妻子和瑞士人的丈夫，加上中瑞共同製造的孩子。因此，語言成了有趣的媒介，往往在互談中我與妻子說中文，我與丈夫說德文，丈夫與妻子說英文，我與孩子說德文或中文，有時候，還有潮州話、廣東話、閩南話介入，好不熱鬧。我們教會有約三十個中瑞聯婚的家庭，據說是歐洲華人教會中最多的。

「講道」是我非常看重的事奉。「道」就是「神的話」，就是「基督耶穌」，所以，預備「講道」要把《聖經》的話仔細研究，了解《聖經》那時代的背景和說話的重點，再解析出在這個時代神要對我們說的話，引用生活實例講解。「基督」是講道的中心，一切的道不能偏離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釘死、埋葬，和復活。我要求自己所有的講道經文一定要查考原文（希伯來文或希臘文），這使我在講道有很明確的經文根據，且盡量解釋清楚，另一方面，無形中也使我能不會忘記原文。感謝神，祂建立我預備講道的方法和目標，受用不盡，使我能夠很快地預備講章，也能造就自己和別人。

在我開始在教會全職事奉不久，一位老宣教士康慈英（Ursula Köhler）願意每星期教我一次德文，正好那時手上有一份資料，是阿佛瑞德·坤恩（Alfred Kuen）寫的《教會的事奉》（Die Dienste in der Gemeinde），以聖經的觀點探討教會的組織和運作，於是我們以這份資料為教材，每星期讀一段。在我牧養教會的六年，就按照坤恩先生的教導帶領這個教會，感謝神，我沒有受過牧養教會的訓練，就按照聖經的原則建立這個教會，感謝同工們的合作、支持和忍耐，使教會順利運作。謝謝康姐對我長期的教導和代禱，康姐早年在中國貴州傳道，終身未婚，她到八十多歲還屢次協助華人教會司琴的工作，她對華人的愛見證了主耶穌的榮美。康姐在我回台之後，年年寫卡片給我，關心我，為我禱告，十三年多沒有間斷，她在 2012 年三月十四日安息主懷。

華人教會透過核心同工共同領導，共同決議，共同負責，弟兄姊妹的每個建議，都不能由個人回覆，而要拿到同工會討論，然後把決議回覆那個人，不能透露誰有什麼意見，只能說共同的決定。同工會的所有決定不能以投票決定，必須討論到大家有同一個決定，討論不出結果，就下次再討論，既然我們聲明聖靈帶領教會，我們就要讓聖靈動工在每一個決議。的確，許多時候同工們十分尊重我的意見，以致於後來造成一些異議，有人認為我不應該出席同工會，感謝神，後來經過了彼此的溝通，大家還是團結一致。

在財務上，我也堅持原則，不接受弟兄姊妹私下的金錢奉獻，也不希望弟兄姊妹送我禮物，我告訴他們：「教會養活我，你的金錢要奉獻給教會。」我也要求教會的司帳絕對不可以讓我或任何其他人知道誰奉獻多少，以免我對待人有不同的態度，也避免教會的人互相比較。記得在我牧會不久，有人建議不要在聚會中傳遞奉獻袋，以免收到心不甘情不願的奉獻，有違聖經的原則，感謝神，這個建議立刻得到教會司帳的贊同，當然也有人質疑，教會的收入不穩定，這樣的做法是否會使收入減少呢？於是決定試用三個月看看，感謝神，教會的收入後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而且我們很明確地知道每一筆奉獻都是弟兄姊妹很樂意為神擺上的。

華人教會的收支常常都在平衡線上下，我一個人開銷不多，於是教會不足的時候，我便補上，那時一個了解內情的姊妹笑說：「教會夠的時候，教會養王維瑩；教會不夠的時候，王維瑩養教會。」神賜給我這樣愛教會的心，我知道是神極大的祝福，現在回想起那段日子，心裡還是滿了對神的感恩。「彼此相愛」是人和人之間最美的祝福，有誰能夠嚐到這樣的喜樂，就是在地如在天了。

以瑞士政府的規定，每年至少有四個星期的假期，加上聖誕節在那裡是屬於家庭的節日，教會的活動都提早舉行了，因此，每年我有五個星期的假期。那時候，經濟能力好的弟兄姊妹有假期便往亞洲跑，到他們的祖國或原來的僑居地探親遊玩。我呢，回台灣太貴了，於是，我走了好多鄰近的國家：德國、英國、荷蘭、法國、義大利、希臘、土耳其，有一年沒有休假，隔年用了兩個月到以色列進修，還有一年和父母到美國的阿姨家相見，同赴加拿大旅行。像我這個不富有的人，卻能夠走那麼多的地方，實在是神奇的安排。回到台灣後，別人羨慕我去過那麼多遙遠的國家，噯！因為那時候窮啊。

瑞士的華人比起英國、法國以「數十萬」為計算單位，算是個華人很少的地方，少雖少，幾千的華人，我又能夠認識多少，認識幾百個華人，參與他們的喜怒哀樂，介紹他們認識主耶穌，作他們的朋友，盡力在生活上幫助他們。每次在馬路上看見黑頭髮、黃皮膚的東方臉孔，我就趨前問「你從哪裡來？」(Where do you come from?)若問到華人，就遞上華人教會的資料，或加上一張福音單張，有時候遇見的是觀光客，他們總是會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能夠在這麼美麗的國家居住，我的答案是一樣的：「瑞士是世界公園，但是我是放在公園的飯碗。」這是在瑞士的感覺，這個地方再好、再美，她不是屬於我的。許多在這裡的華人都有同感，這裡不是我的家鄉，但是在瑞士住久的華人，回到自己的家鄉也不習慣，覺得家鄉也不是自己的了，那種失去家鄉的感覺是很難受的，信主的人會說：「只有天上的家鄉等著我。」

瑞士人對待華人的心態，我們若以我們看待台灣外勞的心態想一想，就可以猜中一些了。身分是觀光客的，那是最禮遇的；身分是學生的，馬馬虎虎，但是最好畢業就回去你自己的國家；身分是居留在這裡的，那，對不起，你不要惹到瑞士人，對，還要看你是作什麼工作的。感謝神，過去的遭遇讓我現在提醒自己好好尊重我們生活中遇見的外勞，我們沒有比他們了不起，我們不必去別國出賣勞力求得溫飽是上帝的恩典。以目前台灣的經濟看起來，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必須出國才有工作機會，真是令人感嘆。

我因這個傳道工作的關係，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總括來說，可以分成三類的人，第一類是早期餐館業到瑞士工作的人或後來從越南、柬埔寨以難民身分來的人，他們的教育背景比較弱，語言以廣東話和潮州話為主，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就有很好的教育，德語良好，華語較弱了；第二類是因婚姻關係居留瑞士的人，絕大多數是華人的妻子和瑞士丈夫，華人從大陸、香港、台灣來的佔多數，有的人教育程度很高，有的人就普通，語言講普通話或廣東話；第三類是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或畢業在此工作居留的人，他們就有

非常高的教育水準，講普通話。

我的個性還算隨和，和這三類的人都可以作朋友，但是這其中，最能夠談得深入，談得透徹的，還是第三類的大陸留學生居多，與他們談話多了，也學了些他們使用的說法。因此，有時候，別人是看不出來我到底是哪裡來的人。台灣的人以為我是大陸人，大陸的人以為我是台灣人，甚至有人認為我來自中南半島。在我的感情生活，我也喜歡過三個女子，但是感謝神，我總是在感情比較好的時候，就先告訴別人我是個有同性戀傾向的人，這樣一來，就產生不同的結果，對於對方和對我自己都不容易適應，有一對姊妹從此不想理我，也不聽我講道。但是，保險的是，大家有了心理預備，就不會陷入更不好抽身的泥沼中。

如果，我沒有這個麻煩，我必然可以是個更好的傳道人，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最後，能夠保持著友誼的，只有一位姊妹，她拉得一手很美的小提琴，隻身來到蘇黎世，就讀音樂學院，我們都喜愛大自然，也都喜歡在信仰上鑽來鑽去的討論，現在，她是兩個孩子的媽了，神給了她一位很愛神，也非常愛她的荷蘭丈夫。我們兩人經歷了許多爭吵和和解，談了又談，原來我們兩個人都是在感情上傷痕累累的人，主耶穌拯救了我們，使我們能夠彼此接納。這個好朋友，相知相惜，到現在還有聯絡，彼此扶持代禱。

安徽的淮南，從那裡出來一個優秀的生化學家，曾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朋友，在很短暫的友誼中，她第一個鼓勵我學習游泳。她教我第一節兩小時游泳課，後來我靠著約好幾個不同的人游泳，每個人指導我一點，加上打電話請教一個曾在長江來往橫渡的好手，最後是自己的觀察和努力練習，我在 1995 年學會了抬頭在水面上的蛙式。當她發現我對她的著迷後，斷然拒絕了一切的來往，那真是令人心痛的日子，但是那是不得不經受的管教，為了我好，為了神的教會，後來，聽說她去了加拿大。許多年後，我居然到了淮南，走在那個產煤的小城，幻想突然遇見她，我撿了一小塊煤，握在手裡，帶了回來。

後來在瑞士的幾年，在她曾住宿舍不遠的那個療養院的游泳池一直是我很喜愛的去處，星期一休息的日子，若是沒有遠行爬山，我就去游泳。療養院的游泳池許多人不是真的在游泳，而是療養兼玩樂。室內溫水，人很少，多半是老人，外面是風光明媚的森林，我在那裡可以足足玩兩個小時，想出各種玩法：在水裡行走、只用手游、只用腳游、拉著旁邊的槓子在水裡來回盪、憋著氣游全程、潛水摸底、在水裡跳等等，慢慢地游在水面上，欣賞著水的旋轉和泡沫，每一划，每一伸，水都美得不得了。有時候，我在游泳池背希伯來文的數字，從一數到一百。1998 年回到台灣，好多年都不能這樣的自由在水中遊玩，老是在許多急速穿越的人中間感到自己是多餘的烏龜，2006 年政治大學游泳池完工，我在那裡游了三年，2011 年開始在輔大游泳池游了一年，但是，好像沒有那麼好玩了，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整個環境和我的心都不同了。我仍然像一隻池裡的烏龜，慢慢來回游五六百公尺。

除了偶而有個人讓我產生奇怪的情愫外，神給了我許多很好的朋友，汪小紅和她的母親

散媽媽是我在瑞士很特別的朋友，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們。以下是小紅的故事：

小紅兩歲多發病，生長在腦神經中樞的惡性腦瘤，醫生判為不可能活下來的絕症，已有幾十個同樣病症的孩子，無一能活，因為這種腦瘤會從脊髓很快速地轉移到身體的其他器官。第二次在武漢發病，作醫生的母親判斷病情後，請求醫生將照射深度 X 光的劑量加重到成人的劑量。小紅活下來了，但因強烈的 X 光使她的視神經受損，小紅幾乎失去視力，只能看見約二十公分的距離。

認識小紅的那一年，她三十五歲左右，她坐在輪椅上，右腿是義肢，左腿也沒有知覺，她的右手也在那時被失敗的手術弄殘了，一年脊髓開刀六次，我心疼於一個在疾病吞蝕下勇敢生活的女孩，心疼於一個自身帶著心臟病且要日夜看護小紅的母親。從可憐一個病人的想法下我去看小紅，漸漸我發現自己可以從小紅的眼光看見新的東西，小紅也可以從我的談話感覺愉快。我學著推輪椅，學著跨越自己苦難去體會別人的苦難，學著去敬重一個有殘疾的人，而且向她學習。

有一次和小紅一同吃飯，小紅先就開始吃了，我作了謝飯禱告才開始吃。小紅問我：「妳是不是想，我怎麼沒有作謝飯禱告？」我真的是那麼想，但是許多基督徒都沒有作謝飯禱告的習慣，或者是只有我在場他們才作謝飯禱告。小紅說：「我吃每一口飯的時候都在感謝神。」這句話扎入我的心，我的謝飯禱告常常只是習慣或外面的儀式，但小紅才是神最愛的，她從心靈深處每時每刻在感謝神。

有個一直想要自殺的朋友答應與我一起去看小紅，探望小紅之後，走出小紅的家門往公車站的路上，這位婦女就開口說：「像小紅這樣都不自殺，我憑什麼想自殺！」小紅用心努力地活著，喚起別人看到生命的尊嚴和價值。

苦難是一個奧秘！不知道上帝要做什麼？但又好像知道。我特別可憐我自己，性別錯誤的傾向不是我的罪，我要一生背負這個苦難。我特別可憐小紅，她也並非因自己的罪，一生背負這個苦難。我特別可憐這樣的人，好像命中註定了要一生背負苦難的人。我非常願意陪伴這樣的人，我知道，沒有人能解決問題，但我可以陪他們走一段路，更確切地說，他們也陪我走一段路。

每一次小紅住院，我一定會去看她。我真得無法明白「幻覺痛」，那個小紅早已不在的右腿在痛，而且痛得不得了，要靠打嗎啡止痛。我到醫院，為小紅禱告，看她堅忍痛苦，只有流下的眼淚表明了她的極度疼痛，我也難受得不知道如何為她禱告。有一次，我暗中呼求主，可憐小紅，把她接走吧！上帝為什麼要讓一個小女孩和一個老媽媽背負三十多年的痛苦，沒有安歇，沒有穩定的病情，沒有不爭戰的日子。

我回台灣兩年後，上帝真的把小紅接走了，當我知道消息時她已走了很久，我無法分辨內心的感覺，小紅在上帝那裡安歇了，但這個世界少了小紅，她曾經與我走過一段路，

幫助我更深的認識上帝、認識人性。

有許多的朋友，他們支持著我，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但是走進他們的家，總是喜悅，因為那裡我是被歡迎和被接納的。巴塞爾的林家，是我在瑞士認識的第一家人，他們夫妻和一個女兒來自北京，大家很談得來，沒有什麼顧忌，我常常在他們家過節，大家講講海峽兩岸的不同和相同。傳道人的困難，就是和所有的人作朋友，有的人其實我開始並不想結交，但因為我是傳道人的緣故，我和他們來往，關心他們，而這樣的人是在我日常生活中的多數。神使我更卑微的與人作朋友，也叫我看見許多朋友的寶貴，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和缺點，我因著這樣被迫與人交往，也認識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他們身上都有我應該學習的地方。

在我的同工之中，陳姊妹是主日學的校長，還好有她一手包下了主日學的所有工作，從找教材，找老師，一一登門訓練老師，安排教學。在她的眼中，我好像沒有缺點，她對我總是有最大的包容和體恤。她還肩負我們廣東話查經班的工作，默默無聲地幫助教會，關懷有需要的人。從她的教導中，我還學會了管教子女的「理論」，補充了我沒有結婚養育兒女的不足，但是我的教導往往都必須過了很久，別人才會心服口服。她的理論很重要的一點，孩子不懂事的時候，要管教和處罰，等到孩子知道道理了，就不必那麼累了。許多華人的家庭，讓小孩還小的時候為所欲為，等到孩子可以聽懂了，他已經不想聽從父母了。但是，她也教導我要給孩子自由選擇的機會，使他們有另類自由，而不給他們選擇的時候，父母不要問「好不好？」這類問題，也不要數「一二三」，而是直接下達命令，聽到就要去作。陳姊妹的丈夫是瑞士人，經營餐廳，她把兩個男孩都教得非常好，又有一技之長，又愛主愛人，成為她主日學校長的最佳見證。陳姊妹和他丈夫目前已經結束餐廳生意退休了，她還是那樣支持和關心我。2014年畢業論文資格考前收到她的電子郵件，她說她有一個夢，希望有一天我能再回到瑞士居住。我淚流滿面讀完她字字安慰的信息，在我沮喪的時候，總有人為我禱告，支持我。

在許多和政府來往的繁瑣文件上，賴弟兄是教會的得力幫手，他總是很忙，又總是願意幫助人，偶而我需要用車，他很大方地借給我用，在瑞士流行一句話說「妻子和車子是不能給別人用的」，但是，他真是個願意幫助人的人。賴弟兄的個性很四海，認識許多人，也擔負了其他華僑團體的活動，使他更加忙碌。賴弟兄是柬埔寨的難民身分來到瑞士的，他幾年跪在荒涼的稻田祈求主拯救他脫離紅高棉，後來和他的妻子穿越可怕的森林，避過毒竹尖和下了毒的水源，喝自己的尿度日，踩在被地雷炸死的人身上走，神救了他們來到泰國，輾轉來到瑞士，這段遭遇使他一直忠心地事奉主。因為難民身分，只能夠做些瑞士人不願意做的工作，他就在電力公司工作，常常與高壓電為伍，這令人頗為擔心。在2004年五月他真的就在一個任務中不小心，結束了熱心助人的一生。

黃姊妹是個很認真學習的基督徒，因此，過去她很關心教會的發展，相對的，也給我很大的壓力，直到有一次，聽見別人說我們「相咬相吞」，我才驚覺要好好面對這個同工。我開始多些去她家，有一回甚至請她去帶查經，我替她帶兩個三歲和六歲的兒子上公園

去玩，差點丟了一個小孩，嚇了一大跳。後來，我們成為很好的同工。黃姊妹來自台灣，先生是瑞士人，她本來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但是卻不願意受洗，也不願意在華人教會參與任何工作，只是為了生活上看看華人活動而來。感謝神，就在神呼召我留在瑞士工作的那年（1992），黃姊妹到台灣一趟，大受恩感，判若兩人，不但受了洗，還作見證說：「現在我心裡有一把火，我要起來服事神。」神的火真是奇妙，燒到現在，黃姊妹還是火熱地服事神。有次，我請她和我為一個我不能夠饒恕的弟兄禱告，我們才結束禱告，就接到那位弟兄的電話，說他整個下午在辦公室心神不寧，老想打電話給我，但也沒事找我。聖靈的工作實在太奇妙，我和這位弟兄經過幾次的深談，後來完全和好了。

高姊妹是很負責任的財務，感謝神，她總是把帳務作得清清楚楚，在一些別人不明白的流程，她總是超有耐性地講解，她自認信主較晚，特別認真地尋求主，最後，她的丈夫反而最早信了主。高姊妹來自中國，先生是瑞士人，她是個特別善良有愛心的人。我有個藝術家朋友，是個來自香港的畫家，姓劉，住在高姊妹家附近，個性奇特。有一回，劉畫家打電話給我說：「我從義大利回來，帶了一隻鴨子，妳來，我們一起吃。」我因為已經有了其他的安排，不能更動，就請她去找高姊妹吃鴨子。過了幾天，遇見高姊妹，她說：「妳知道麼，她帶了一隻全身都是毛的死鴨子來，我弄了兩個小時，累得要命。」大家大笑一場，她絲毫沒有責怪我把這個怪朋友介紹給她，增加她的麻煩。

劉畫家也是個奇人，和她認識是因為歌星鄧麗君的去世。她曾經從我手上拿過教會的資料，於是打電話來問我們有沒有為鄧麗君辦追思活動，我說沒有，她好失望，於是，我就約她把我手頭的華文報紙有關鄧麗君的報導通通送給她，就這樣認識了這個人。她周遊歐洲各國作畫，她的畫有很多是風景畫，但是我沒有一幅看得懂，全部是抽象畫。有一次，我問她：「妳在戶外畫圖的時候，會不會有人站在後面看，你怎麼辦，會影響妳嗎？」她回答：「有啊，可是我看不見他們。」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提醒。有次，劉畫家請我去她小小的住處吃飯，馬桶蓋放下來，上面放個切菜板，旁邊有個電爐，就是她的廚房。而且，點蠟燭，我問她：「廁所燈壞了？」她說：「我故意弄壞的，這樣比較有意思。」劉畫家後來嫁給了義大利威尼斯的玻璃藝術家，在我眼中她已經很怪了，而在她眼中，她未來的夫家更是奇怪，餐桌上公開談論著夫妻做愛次數，公婆還要求她要多多和老公做愛。

鞠姊妹是大陸東北人，說話又快、又直、又長。她有時會給我打電話，一講四、五個小時，我體諒她內心有難處，不說不快，就一邊禱告，一邊聽她講。有一回，我們兩人結伴去希臘旅行，她這屬豬的在旅館睡到快中午，我這個屬狗的急死了，在瑞士不睡，坐飛機來雅典睡覺！但她的理論是：「這才是度假啊！」。記得我們到了德爾菲（Delphi），陽光還光燦燦的，露天博物館居然已經關門了，小鞠教唆我：「這圍牆那麼矮，也沒有什麼人，我們跳過去吧！」我這個頑固的人怎麼說都不肯作，她沒有辦法，只好跟我回旅館。隔天，我還躺在床上就聽見外面淅瀝的兩聲，我想：「完了！」果真，走在往博物館的路上，她邊走邊數落我的不是：「看吧，那麼遠來一趟，連照片都沒法好好照，昨天要你跳牆，妳就是不跳」。我低著頭走著，心裡對上帝說：「《聖經》說『萬事都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件事我堅持原則，我實在看不出來我得了什麼益處。」到了室內博物館入口，聽見小鞠驚喜地喊叫：「今天博物館免費！我又可以在希臘多買幾件漂亮的新衣服了！維瑩，我們今天來對了。」希臘的博物館入場卷很貴，每個月有一天免費進場，我們省下了室內和露天兩個博物館昂貴的入場卷，重要的是我不但不被罵了，還見證了落實信仰的正確。還有，後來雨停了，輕霧飄來，我在德爾菲阿波羅神廟、露天劇場和古運動場拍的照片美到不行，透露著千年神秘的感覺。

希臘之行回來後，小鞠信了耶穌，雖然她看來好像信仰不太堅定，身體也很差，工作也有麻煩，但是她這人韌性十足，信仰不但一直維持著，還領了在大陸的母親信了主，身體狀況很糟，但也一年一年地活過來，工作上被瑞士同事惡整了好久，也整不倒她。我回台灣的時候，教會朋友為我製作了一本相簿留言，小鞠寫道：

「敬贈護豬的大狗，精神世界的領路人，靈魂的清潔工，金錢世界的窮光蛋，聖工世界的富有者—王維瑩女士。祝未來健康、愉快、喜樂...不餓肚子，有一個合意的基督之家。」署名是「一位你相識已久，又一次在生命選擇走鋼絲的老豬」。這些年，小鞠偶而還是會打電話給我，還是講很久，我不用邊聽邊禱告了，我感謝上帝有這個朋友關心我。

許多在瑞士的華人，背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上帝給了人不同的際遇和機會，人在不同的環境下作了導致現在的決定，每個人因著這些經歷又影響他成為另一個人，有的人越來越正，有的人越來越邪，有的人積極樂觀面對生活，有的消極逃避變成精神病。有的人也讓我大為困惑，或背負冤枉，有的人叫我欣喜安慰。時間像是洪水沖來，一切都成為過去，小嬰兒成為了大人，我們這一代也長出了許多白髮，當時的喜怒哀樂都不再有任何的作用，我回憶這些事情，我很感恩，我曾經這樣走過，也很感謝，有些很好很好的人與我一起走過那段日子。

在我去蘇黎世不久，我就從一個曾經開餐館的姊妹買了一台影印機，二手的。每個月我影印《代禱通報》寄到各個在瑞士的華人家庭，每當我讀到好的華文信仰論文或見證，我就影印廣寄所有的華人，尤其是不信主的人。在瑞士影印很貴，影印機省下了許多錢。四年多之後，有一天影印機跑出來的除了紙以外，還有如頭髮般的許多細絲，麻煩了，機器壞了。在瑞士修理東西其貴無比，工程師來看了一次，估價單上從他離開公司就開始計算時間，到修理完回到公司，每小時接近 150 元（台幣快 5000 元），還不包括修理費用和更換壞掉的滾筒。我根本沒有錢修理，放下估價單，我也不敢再和工程師聯絡。我天天禱告，除了把機器擦乾淨外，也不敢碰機器，到了月底了，要印《代禱通報》了，怎麼辦，我打開機器印印看，奇怪，好好的，可以印了，主耶穌修好我的影印機。我的禱告經驗中，我相信主耶穌會醫病，但我從來不敢相信主耶穌會修好一個被認定完蛋的機器。那天，我遲疑是否要在中國學生查經班作這個見證，他們一定不信，會不會機器明天又壞了，神再次感動我「機器修好了，妳為何不敢作見證？」我作了見證，的確有人不信，但是我信，我感謝神讓我那麼窮，可以經歷這個奇蹟。到星期一，我寫一個傳真告訴那家公司，勇敢的寫出「主耶穌修好了我的影印機，你們不必來修理了。」他們一定會認為我瘋了。那台機器使用到我回台灣，轉交給另一位姊妹，繼續影印《代禱通

報》，我回台灣之後，又用了兩三年才報廢。

在瑞士的另外一面，就是我的讀書經驗。

當我在蘇黎世事奉的第二年，有個炎熱的夏天，我去探訪了住在老城區的郭姊妹，出了她家，想找廁所，於是就順路跑進了蘇黎世大學的神學院，在大敏斯特（Gross Münster）教堂後面。上完廁所，就在他們的公佈欄看看，無意中看見「教會與猶太教基金會」（Stiftung der Kirche und Judentum）的學校招生廣告，那是個猶太基督徒建立的機構，為了要使基督徒對猶太教有更多的認識和對話，他們設立了這個學校，教導人希伯來文和有關猶太教的認識。太好了，我正好很希望自己能夠有機會進修，於是，我就在 1993 年十月開始參加他們的課程，直到 1998 年七月離開瑞士，我一直是他們的學生。

最開始報名的課程是「聖經與現代希伯來文文法」，哈拿（Hannah Liron）老師是個很有學問的猶太人，中年女性，研究語言學的博士，但是不信猶太教。第一次走進教室，我驚訝地發現怎麼班上都是老太太，大約十個人左右，只有一位可能和我年齡相仿，其他都是白髮老人。許多人都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學的，他們也沒有遠大的志向或目的，只是單純的「喜歡」。在這些同學中，我學習認識什麼是「學習」，學習的過程遠比學習的目的更重要，學習的動機是喜歡，學習的方式是快樂的，學習的態度還是喜樂。

在三年的現代希伯來文文法之後，我開始選擇上《聖經》的課程和猶太教的祈禱書，也開始認識其他的老師。馬丁（Martin Cunz）是我們的校長，後來很多的課程都是他當我的老師，他是一位牧師，但是他非常擁護猶太教和猶太人。雖然，我有時和他辯論，因為他認為猶太人是已經得救的人，不需要再悔改信耶穌了，如同《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比喻中的大兒子，是已經在父家的人，但是他還是那樣溫文儒雅地面對我和每個學生。馬丁在我返台之後，辭去基金會的工作，到阿根廷宣教，於 2003 年因病被主接去。每次我們在基金會的教室上課，總是還有點吃的喝的，感覺格外的溫馨，大家都是好朋友。現在，我也在希伯來聖經教室預備點吃的喝的，希望同學們不要把學習看成很辛苦的事情，或是太過嚴肅地面對，也不要和老師的距離很遙遠，學習是很喜樂的事，老師同學都是好朋友。

1995 年十月，我停下了在康姐家的德文課，報名了所謂「民間學院」（Volksschule）的課程，學起英文了，因為發現自己的英文退步太多，而許多的場合我還是需要用英文交談，如中瑞聯婚，太太不會德文，先生不會中文，那麼大家就講英文了。英文課在每星期五的中午，不久，我認識了猶太同學韓雅（Henia）和瑞士同學歐嘎（Olga），我們三個人很談得來，於是，就相約每個學期報名一樣的課程，從他們兩個人身上，我看見許多優點，韓雅是個熱愛自己同胞和文化的人，歐嘎是個非常熱愛旅行，為人寬厚親和的人。從韓雅，我清楚看見一個猶太婦女的日常生活如何實踐律法，我把與韓雅交往學到的東西寫了下來，放在這個網站的「猶太文化」項目底下（www.hebrew.idv.tw/henia.pdf）。在我回台之後，韓雅的丈夫去世，她返回了以色列定居，她的四個孩子都在以色列工作，他們每個人也都生了數個孩子，2013 年歐嘎的聖誕卡告訴我韓雅現在已經有十七個孫

子，也已經是曾祖母了。歐嘎呢，有次她和丈夫去埃及，那天他們分成兩隊去不同景點旅遊，另外一隊碰上了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攻擊，他們死裡逃生，她說：「回來的飛機上空空的，好多人都不在了。」我想，她一定再也不會去埃及了，過了幾年，我在台灣收到她和先生從埃及寄來的風景明信片，唉！這就是歐嘎，一個很認識生命的人。剛回台灣的那些年，我都會收到歐嘎旅遊各地的卡片，我非常感謝這個好朋友對我的鼓勵。

在 1996 年有個很好的機會，我搬到了蘇黎世城西的公寓，我的房東馬格麗特（Margrit）保留了這個房子的兩個房間不出租（那是他已經去世的丈夫和兒子原來的房間），另外把最大的那間和廚房出租給我，浴室居然是在廚房，浴缸上面有塊很大的板子，蓋的看不出底下是個浴缸，平時可以切菜煮飯用，晚上拿起來，就可以洗澡。另外有間單獨的廁所，不和廚房在一起。房東原是一樓餐館的主人，餐館已經轉手給別人了，她的先生已經去世，她幾個兒女都結婚住在外面了。馬格麗特沒有讀很多書，也不太寫字，但卻善良得令我驚奇。她為我在我的陽台種了好漂亮的花，每一季更換不同的花，使我享受美景。她堅持收去我洗好的襯衫，為我燙得整整齊齊的拿來，她說她好高興為我作這個工作，請求我接受。這個世界怎麼有這麼好的人？

我離開瑞士的時候，請她在教會送我的相簿留言，她說她不會寫東西，但是她給了我一張別人寫的東西，那張小紙片寫道：

Ein Wort fuer jeden Tag（每天的一句話）

Sag morgens mir ein liebes Wort（早晨對我說一句親愛的話）

bevor Du gehst zu Hause fort.（在你離家前）

Es kann am Tag so viel geschehen（一天可能發生很多的事情）

wer weiss, ob wir uns wiedersehen?（誰知道，我們是否能再見面？）

Sag lieb ein Wort zu guter Nacht,（晚上對我說一句親愛的話）

wer weiss, ob man noch fureh erwacht?（誰知道，是否早上能再醒來？）

Das Leben geht so schnell vorbei（生命飛快地過去）

drumm ist es mir nicht einerlei（因此對我不要說千篇一律的話）

was Du zuletzt mir hast gesagt（你最後對我說的話）

und was zuletzt mich hast gefragt?（你最後問我的話？）

So lass ein liebes Wort das Letzte sein（讓最後一句話是親愛的話）

gedenk: Das Letzte koennts fuer immer sein.（要想：最後的可能是永遠的）

這個自稱不會寫東西的老婦人，留給我的是整本紀念相簿最寶貴的贈言。

在瑞士除了游泳，我還開始喜歡爬山，其實我不是正式的登山，只是到大自然走走。瑞士到處都是山，隨便走走就有山，有山就有湖，有森林，到處都美得像張畫。有一個對台灣觀光客陌生的高山湖泊區 Melchsee-Frutt 是我最喜歡的去處，那裡真是美極了。我的休息在星期一，和別人不同，因此，我常常是一個人走進山林。在難走的山路，我就不停地禱告，在好走的地方我看見什麼就讚美神。瑞士每個村落都有教堂，中部的山區多半是天主教堂，每次爬山前，我就到教堂作個禱告再開始走。

1997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瑞士中部布格冷（Bürglen）這個小村子我照例先進入一個教堂禱告，那天的心情很糟糕，跪在那裡開口禱告就數落神的不對，為什麼讓我是個有同性戀傾向的人，我也不是完全不喜歡異性，神為什麼讓我被男朋友甩了，沒有合適的對象，造成了嚴重的錯誤，我那麼盡心事奉神，神卻讓我那麼孤單...等我說了許久，我停下來，望著前面一張油畫，畫著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這個教堂太小，連木刻的耶穌像也沒有。突然一陣恍惚，覺得那幅畫裡的主耶穌出來了，祂走到我面前，說：「妳以為結婚很好，可以享受性生活，可是世界上許許多多的人都是如此，那沒有什麼；惟獨妳，妳可以與我有最親密的關係，世界上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可以如此。」是啊，我是何等的特別，我還抱怨，我和主耶穌的親密是很少人有的，我的淚水因喜悅而湧流，我發現我居然忽略了這麼寶貴的分。

那天，我高興的不得了，整個沿著倫根湖（Lungernsee）繞一圈的山路，預定行程是三小時，我連跑帶跳，一個半小時就走完了，喜樂的心滿溢在我心裡，那天奇妙地與主相遇，主指教我感恩，我擁有的是最好的。

有次，我去探望住在很遠的一個華人家庭，回家時在一個小火車站，錯過了轉接回蘇黎世的車，還要等一小時。我坐在車站外面的咖啡座，突然有個老婦人問我是否能和我一起坐，那天我認識了這個善良無比的老好人多莉（Dorli），她說：「我住在克羅斯特斯（Klosters），你來度假，我有度假公寓，可以很便宜地租給你。」那個地方是英國王室最喜愛的度假勝地，一個有山有水的小村落。後來，我去過好幾次，有一次還帶台灣來的父母去，母親多年後說，那是所有歐洲旅行最美的回憶，不必趕車，不必住旅館，在公寓裡煮好吃的中國菜，慢悠悠地在山林田野晃來晃去，體力不太好的父親也享受著和許多牛說話。多莉帶我們看他們十三世紀的老屋子，吃喝她親手作的當地特別的食物，我呢，炒米粉請他們夫婦。很多年後，我要離開瑞士了，才發現原來的租金是一天一百多元，我享受了好幾年二十元的優惠待遇，只因為她很喜歡我這個傳道人。

有人很好奇，蘇黎士華人基督教會的工作是我以所有的金錢和熱忱投入的事奉，我為什麼會離開呢？1998年一月教會的理事會改選，一位來自中國的熱忱基督徒聲明自己受到聖靈感動，要競選理事長，於是他順利當選。當選的隔天晚上，一月十二日，他來我家晚餐，對我說「現在教會權力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你，一個是我。」天哪，我從來沒有想到「權力」這個字眼和概念。然後，他告訴我他認為我應該改進的地方，然而他所說的「講道」和「探訪」，卻是我感覺自己做的最好的。我按照經文，解經講道，他認為像在查經，我到處探訪人，他們有些還對福音沒有興趣，他覺得這樣的探訪，教會沒有顯著成長，但我卻感覺，這是海外阿，大家都很孤單在這裡，我願意愛華人，幫助他們，不論他們是否對福音有好感。

他離開之後，我陷入交戰和苦思，我在這裡從學生身分到傳道六年，八年了，講道就如一個餐廳的廚師煮菜，他們吃了八年，對於不喜歡吃的人，我是不是該給他們機會換個

廚師呢？台灣，有我親愛的父母親，父親八十歲了，我是否該回去陪伴他度晚年呢？我學習及熱愛希伯來文，但是教會沒有人願意學，我是否該回台灣去使用我所學來做更合適的事奉？這裡，我不久前才去了土耳其，還在那裡立下願望，要好好打拼，這裡是我最愛的一群人，我們用祈禱和眼淚建立的教會，我忍心離開麼？禱告了兩天，奇妙的是二月十五日我收到中信月刊從台灣寄到瑞士的海報，標題斗大的字「海外回台灣宣教」，我跪在地上求問神，我感覺神亮起了「綠燈」，「你若想回去，你就回去吧！」那個周末，我辭掉了傳道的工作，給了教會六個月的時間預備，決定做到 1998 年六月三十日。擔任全時間的傳道工作，正好六年，後來看《申命記》十五章 12 節說一個希伯來的奴隸服事了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我覺得這真合乎我的情況，神呼召我開始在這裡服事，現在，他放我回去了。

後來，經過與黃姊妹的禱告，聖靈動工，讓我放下了不願饒恕的重擔，這位弟兄居然也主動感覺不安，打電話來問。我與這位理事長有兩次在他的公司附近午餐相會，彼此了解對方的想法。我們真的彼此理解了，但我辭職沒有改變。後來，六月二十八日教會給我辦了一個歡送會，來了一百多位華人，這位敢於承擔的理事長當場向所有華人道歉，因為他不當的言語，導致我的離職。那天，我也做了見證，告訴在場所有人，我是有同性戀傾向的人，但是上帝選召了我，這些年，所有人可以見證，我是否善盡了作傳道的職分。那天，真是感動人，擅長音樂的胡姊妹還替我寫了兩首歌，有七個人在那天信主，且決定受洗成為基督徒。

辭職之後，才發現原來自己背負了那麼重的擔子。辭了職，工作雖然還是努力的作，但是整個人都輕鬆起來，高姊妹發覺我整個人的氣色都與過去不同了。1998 年二月，母親發現得到乳癌，將於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開刀，我在同工們的支持和鼓勵下，即刻飛回台灣。沒想到，二月十三日中午飛機降落小港機場，來接機的居然是我那昨天清晨才動手術的母親，太奇妙了，不可思議。原來兩大醫院都以 X 光判定是惡性腫瘤，但是醫生開了刀，切片化驗，發現是定位性的腫瘤，沒有擴大影響，於是沒有切除更大的部分。母親可能因這好消息太過高興，復原很好，也不疼痛，醫生就在隔天中午放她出院了。哥哥接了她，一起吃過中飯，正好來機場接我。這次返回台灣，母親沒事了，我就北上去神學院看看老師們，那天與陳師母認罪道歉，也正好遇見了新院長，院長請我七月回到母校兼課。感謝神，又開了一條路。我不擅長牧養教會，教書，可能有家傳的基因，從此改變了我服事的方向。

離開瑞士最後一次度假，我選擇了一個天主教的聖尼克勞森（St. Niklausen）修道院，在那裡安安靜靜幾天，每天我聽見修女們唱著沒有伴奏的老詩歌，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曲調，她們終身在鄉村教會或醫院工作，沒有薪水，只有一點點零用錢，天主教會負責她們的生活和養她們老。地下室有個美又寧靜的禱告室，點著蠟燭。山上總有隻黑貓，天天在草叢中同一個位置坐上幾個小時，我稱牠是「哲學貓」。有一個黃昏，我在野外坐了很久，望著一片草地，我請求主：「我馬上要回台灣了，在忙碌和名利中，求主保守我永遠不要忘記這裡，有一群人為主默默地奉獻了一生。」

為保障相關人的隱私，自傳中更改某些姓名。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如此坦白，只願上帝得著榮耀。
欲知後事，請繼續看「中年時期 I」，謝謝您。